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十一

明 茅坤 撰

柳州文鈔五

序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覧子厚之所以序西漢而文章之旨亦可概見矣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

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歴古今合而為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紏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攟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

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叙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删取其叙繫于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

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謡由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葢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黙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

代泆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覽此序亦可見古之欲兼詩與文而並盛者亦世所難而况吾曹乎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

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册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兹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

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隟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盈滿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具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

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游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予嘗謂子厚詩過昌黎而文特讓一格矣大畧

千鈞之弩難以再發也

濮陽吳君文集序

文自有法度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弱齡長鬛而廣顙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敎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鄉相賢士率與亢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偘更名武陵升

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為辭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為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為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宮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惜哉武陵又

論次誌傳三卷繼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愚溪詩序

子厚集中最佳處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士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

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竒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漑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寗

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顔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

石上

古來無此調陡然創爲之指次如畫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文瀟灑跌宕惜也篇末猶多抑鬱之思云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芰蒲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灔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寛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

樂其身于暮之春徽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横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趑趄湘中為顑頷客耶余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

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送薛存義之任序

昔人多録此文然其義亦淺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

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怨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逹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徐從事北遊序

宕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覲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茍聞傳

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

送李渭赴京師序

文似悲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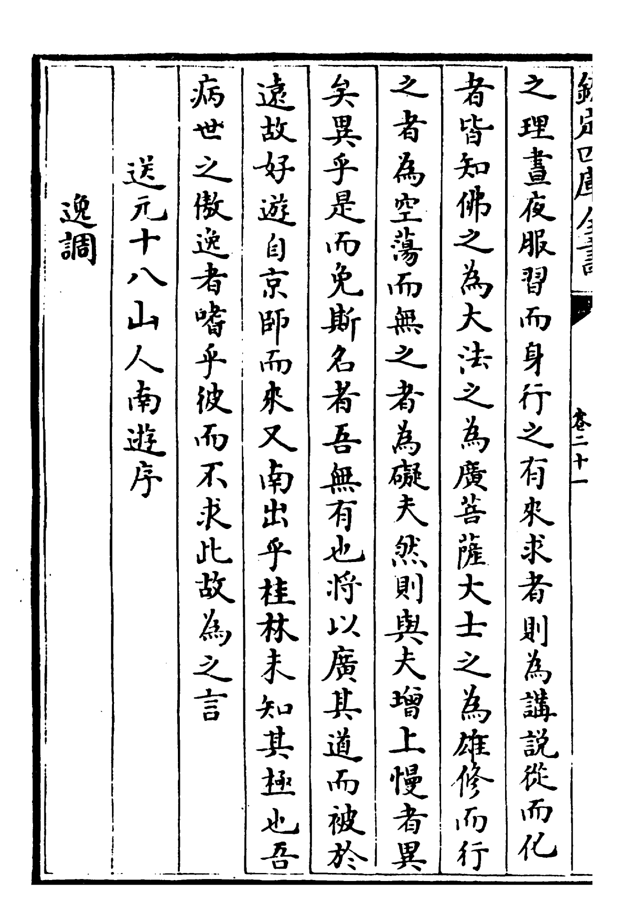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灕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

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為吏噫何自苦如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令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于嫉其不為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琛上人南遊序

不如昌黎所贈師暢者之旨而見亦鮮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為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槃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蕩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畧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



之理晝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為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為大法之為廣菩薩大士之為雄修而行之者為空蕩而無之者為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為之言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逸調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横之説其迭相訾毀牴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蹟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衺要之與

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其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諭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灕水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鶴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愬蜚廉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僧浩初序

亦潜宥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

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
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髠而緇無夫
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
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
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
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
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
從吾之好與浮圖游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

書道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

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洑不止于坻不沉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留者衆皆據石注視歡忭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

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
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糺逖而為密者
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
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
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
之人

序棊

此序與序飲並湣宕可讀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惰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

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碁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

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畝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碁者故叙

唐荊川曰推究物理精巧之文

種樹郭橐駝傳

守官者當深體此文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

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

不過焉則不及茍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踈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朂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

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梓人傳

序次摹寫井井入彀

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

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禄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禄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

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

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隷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

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

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欣欣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

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唐荆川曰此文體方不如圬者傳圓轉然亦文之佳者

宋清傳

亦風刺之言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讐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劵如山未嘗詰取直或

不識遂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具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

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

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

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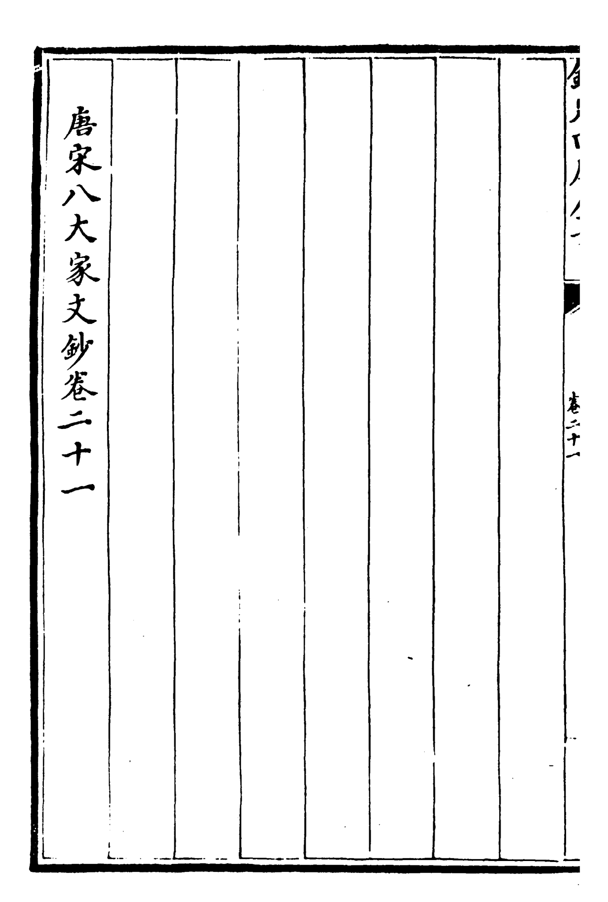
童區寄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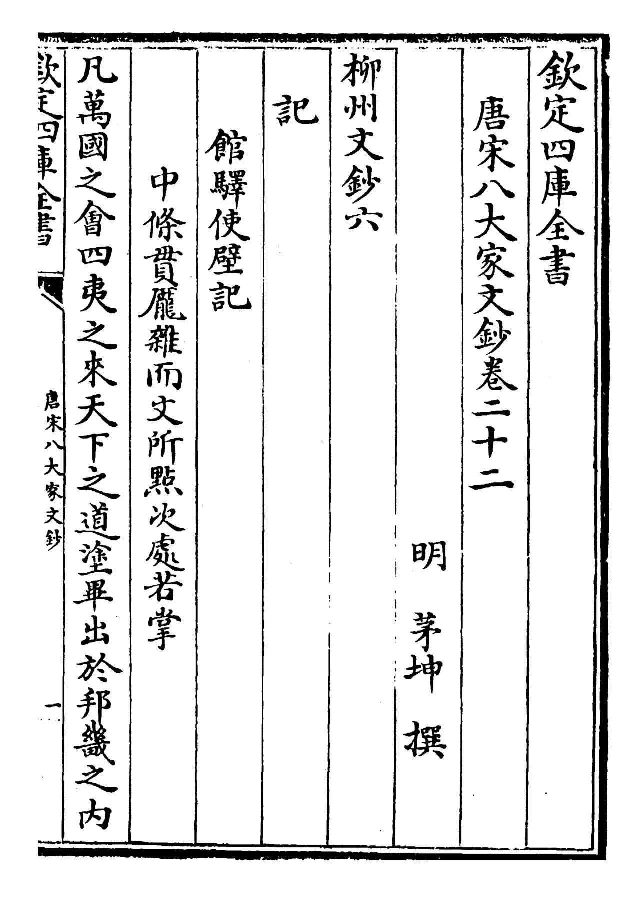
事亦奇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幺弱者漢官因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

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

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絶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顔証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刼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十一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十二

明 茅坤 撰

柳州文鈔六

記

館驛使壁記

中條貫麗雜而文所點次處若掌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

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于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内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

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

按之政大歷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伻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按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甞有記之者追而

求之葢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嶺南節度使所領者重鎮所建饗軍堂之制亦弘敞而文亦稱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内之

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玉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饔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閈閎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

賔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奥庳反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賔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于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横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與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

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纛金節析羽旂旗旟旞咸飾于下鼓以鼖晉金以鐸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胡夷蜑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體節燔炰胾炙羽鱗貍互之物沉泛醍盎之齊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揳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

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于茲石云

興州江運記

黜次陸水利害處如掌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

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賔僚吏屬將校卒士黧老童孺塡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愁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刋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于

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餫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

下易甚朽壞乃闢乃壂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忭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淡為安流烝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刻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飢饉昏札死徒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

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粱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不出四方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倦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

國者矣西門遺利史起興歎白圭塈隣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此文亦自奇

全義縣復北門記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

於恷且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為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迴其途故塞之遵曰是非恷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羣吏羣吏叶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讙舞里閭居者思止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

子徒也為之記云

唐荆川曰小題自作議論

永州新堂記

將為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絶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

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釃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効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外已乃延客入觀

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零陵郡復乳穴記

敘事奇而束處更奇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産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

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吾聞之曰謡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熈熈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零陵三亭記

撈籠勝槩却又别出一見解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尨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

莅茲邑逋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辦理宿蠹藏姦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鼛鼓之召雞豚糗醑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玲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閒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浮沉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

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賔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幹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道州毁鼻亭神記

文甚明法讀王陽明記象廟又爽然自失矣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為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讙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

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竒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祗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茍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茍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耉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癃公起其羸髫

蚩之嚚公實智之緜狐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溪昏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溪祠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子厚本色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

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玆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徙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

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唐荆川曰周匝曲折渾成此柳文之佳者

桂州訾家洲亭記

地之勝固奇峭文亦稱之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騖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

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濰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莅兹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期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兹以嬉觀望悠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氓移于閒壤伐惡木刜奥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内重江束隘聯嵐含輝旋視具宜常

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

化材考極相方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

舍非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

與波昇降苞灕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

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

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

迴合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羡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

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

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已功未有直治城挾闤闠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絶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葢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興致摹寫足稱山水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棁之華不斲椽不翦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矗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繒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迹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卯我仲兄

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槩迺壁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十三

明 茅坤 撰

柳州文鈔七

記

予按子厚所謫永州柳州大較五嶺以南多名山削壁清泉恠石而子厚適以文章之雋傑客茲土者久之愚竊謂公與山川兩相遭非子厚之困且

久不能以搜巖穴之竒非巖穴之怪且幽亦無以發子厚之文予間過粵中恣情山水間始信子厚非予欺而且恨永栁以外其他勝槩猶多與永栁相頡頏且有過之者而卒無傳焉抑可見天地内不特遺才而不得試當倂有名山絶壑而不得自炫其竒於騷人墨客之文者可勝道哉

游黄溪記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

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黄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黄溪最善黄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黄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黄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

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頷齗齶其下大石離立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宜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黄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黄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黄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黄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黄皇室主黄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

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公之探奇所嚮若神助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隟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

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

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

鈷鉧潭記

奇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

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劵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潨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鈷鉧潭西小丘記

公之好奇如貪夫之籠百貨而其文亦變幻百出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

竹露竒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伎以効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兹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于石所以賀

茲丘之遺也

至小丘西山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揺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

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隷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袁家渴記

景竒興亦竒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

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支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葧香

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揺颼蔵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清冽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

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摇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點綴如明珠翠羽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為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

履耶得意之曰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嶮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借石之瑰瑋以吐胸中之氣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黄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

積石横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

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奥有崖谷傾亞缺圮豕得以為囿虵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刜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易為堂亭峭為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為湖衆山橫環嶛闊瀴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

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屋于北牖下以為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永州萬石亭記

崔公既搜奇抉勝而子厚之文亦如此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藂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奥欹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鬬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剪焚榛薉決濬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玆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

望其上青壁斗絶沉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執是野眉尨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

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
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隷尚書敢專
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全是叙事不着一句議論感慨却澹宕風雅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
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
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

龍壁具下多秀石可硯南絶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竒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

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恠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樫多櫧多篔簹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𣢾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

之魚及石鯽多鰷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修形糈粽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曠奥二字為案亦奇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

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
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蘙石穹若
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
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
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屛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
松杉楩柟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
縟幽蔭薈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爍清氣自至
水亭陿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

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頓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巔與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剪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壤雖小而點次亦奇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甓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禨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鍤者其死於勞且疫

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於堂上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曠遠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絶然而薪蒸篠蕩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

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頹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為之益高地為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竒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為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禄秩以為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一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為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為果礙耶今之闢之者

為果闕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以佛旨為案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衆寶以為飾其人無

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晋時廬山袁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顗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敎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晊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毁頂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

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玆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繢二大士之像繒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

志步特數言託諷言外者無限深情　轉處妙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其氏大其冒於號有以

異於兹步者乎向使有聞兹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鎛刀鈇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僇斯可以甚懼若求兹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鎛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為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

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為志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十三